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醒夢駢言 第五回 逞凶倖欺凌柔儒 釀和氣感化頑殘

請閱陳編，那吹塌吹簾。弟兄何密。人間難得是同胞，不比泛常親戚。錢財休奪，田產休爭，般般是外物。看破些兒，莫無益害有益。堪笑世情顛倒，琴瑟情諧，手足情反滅。不念同氣並連枝，專聽枕邊長舌。天性日漓，人性日熾，尋鬧無休歇。那得牛宏，任射牛作脯吃。

這闕《念奴嬌》詞，是勸人家兄弟須要和氣，酒肉朋友、夫妻，都合得攏、分得開的。只有同胞兄弟，似手足樣拆不開的。譬如人身上，去了那支手，那支腳，跨開去，就像要跌倒一般，可是拆得開的。

看官不要道我說的是杜撰出來新屁話，道是天下那有這癡人，砍去了臂膊走與我看，說這沒對證的話。卻不道我這話，雖覺新奇些，何嘗錯來。看官不信，只消反叉了手，緊緊跑百來步路，要飛也似快的，看能夠不能夠，我這話就有著落了。

那沒有腳的癡子，兩隻手扒得多路，是不消說得的。可見弟兄要和氣，不要說一母所生的該和氣，就是兩個娘產下，那父總是同的，如何因這上頭，便生嫌隙。

如今說一樁異母弟兄，日日淘氣，全虧內中一閔子騫般的，消滅了幾場禍事，與列位看。

明朝正德年中，江西吉安府廬陵縣，有一家姓平的，原是大族。有個叫平長髮，家財百萬。娶妻尤氏，生下一子，名喚平成。才得四歲。

一日，平長髮出門去了，那夜有山寇數百，風聞富名，前來打劫平家。雖有幾十個家丁，那裡抵敵，都被趕散，把家中所有，盡數劫了。又見尤氏有些姿色，也便擄去。平成見母親被幾個強人拖了出門，上前扯住衣襟啼哭。有一個掄起刀來要砍，尤氏慌忙跪在地下，求道：「我只有這兒子，饒了他，我便死心蹋地同你們去。」那人方才住手。

尤氏見平成不住地哭，捨不得，便把來抱了回去。

次日，平長髮歸來，眾家人也陸續聚集。平長髮聽說是山寇，想就報官，也不中用，只得歇了。

他那百萬家私，十分中五分是稻田、果園、市房、池蕩等項，打劫不去，四分是開著當舖，散在外面做生意，也搶不動。不見了的，單只家中一分，仍不失為富翁。

他便另娶了個甘氏。甘氏進了門四五年，沒有身孕。平長髮緊要兒子，見姓張的佃戶有一女，倒也生得端正，平長髮便出些銀子，娶來做妾。

可的娶了妾，甘氏那年倒就產了一男。人家笑他著了急，才生下的。當下平長髮取名這兒子叫平衣。到明年張氏也生一子，取名平白。後來甘氏又生二子，一個叫平身，一個叫平缶。張氏也又產下兩子，都是平缶的弟弟，喚做平聿、平婁。

那六個兒子，小時倒也罷了。到得大了些，那平衣竟無禮起來，怨恨父親娶妾差了，好好三股分的家事，如今卻要派作六股，十分不快。又指平白和平聿、平婁是賤種，不把來做兄弟，卻與平身、平缶兩個做一黨，日日去欺他三個。幸喜平白的性情最孝友，全不和他們計較。那平聿、平婁心中卻甚不平，幾次來與平白商量報怨，都是平白止住了。

平長髮見兒子們不和睦，便乘自己未死，早早把家業劃定。

過了幾年，長髮身死，那平衣越發和平身、平缶，欺侮三個庶出的。平白卻管住了平聿、平婁，不容去闖禍，又千言萬語的把那些好說話來奉勸諭。兩個年紀最小，見哥哥這般苦口教訓，也便不敢違拗，只得忍了那口氣。那平衣等卻仍舊要來欺他們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卻說平衣有個女兒，嫁與同縣周孝思的兒子為妻。那年染患時症，醫藥不效，竟嗚呼哀哉了。打發人到平家報喪。

平衣得信，房中急恨道：「是周親家母不愛惜他女兒，以致得病而亡。」氣烘烘走過來，對平白說，要糾合他們同去吵鬧。

平白阻擋道：「哥哥，那個使不得。從來說死生有命。姪女命裡今年要死，就是在哥哥處，也要死的。況且周親母平日間，也不聽得說起怎樣難為做媳婦的，今日這死，他心中也是話不盡這種悲傷在那裡，你何苦再去尋氣。別人須要議論哥哥不是的，哥哥歇了罷。」

平衣見平白不依他，便懊惱道：「好端端一個後生婦人，難道生生病，就會送性命？怎麼你家姪女前年也病，去年也病，不曾見死。你不肯和我同去便罷了，卻說什麼命不命，我卻不曉得。」

平白道：「不是做兄弟的不肯同哥哥去，實因這件事斷然做不得的。並還望哥哥仔細想我做兄弟的話，也不要，這才是做兄弟的心腸哩。」平衣也不回答，氣忿忿走了出去。平白見勸他回心不來，又曉得再勸來也總無益的，只是在家攢眉歎氣。

平衣又去約了平身、平缶，又糾合了族中幾個無賴，共有十多人，一窩蜂趕到周家來。

周孝思正在門首送客，見了欲待上前迎接，卻因來得人多，又且淘氣色兆，是看得出的，便回進去閃在門房內，候些光景。

平衣等一到門，便高聲把周親家母來辱罵。有幾個探喪的親友，不識氣來勸，那班人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拔出拳頭就打，便一逕打入內室，要尋周親家母。

那周母親聽見外面打進來，奔到後頭廚下去躲。又聽見前面嚷道：「不在這裡，到後面尋去。」周親家母著了忙，望那大鍋灶內一鑽，上半截身子進去了，那下半截卻還在外邊，幸得堆著捆稻柴在旁，眾人卻性急不見。

眾人尋不著周親母，便拿住了丫頭，問主母在那裡。丫頭不肯說，平身在柱腳邊拾起一把劈柴的斧頭來，做勢要殺他。丫頭害怕，只得說：「方才看見逃往廚下，想只在後邊。」

眾人重複趕到廚下，細心一看，卻才見了那灶門裡頭兩隻腳，便倒拖出來，剝得他赤精精一絲不掛。見廚房天井裡有幾捆樹柴，便各人抽了一根，把那周親母打得渾身青腫，方才住手。

平衣又在從人手裡，取過胡桃般粗的鏈條來，套在他頸上，牽去鎖在死人腳邊。眾人口裡百般毒罵，又去屋後窖坑內，撈起些屎來，逼他吃。

眾人正在那裡威風，聽見外面一聲喊，擁進好些人來。眾人只道幫周家廝打的，欲待放對，卻是周孝思領來一伙公人，為頭的手中拿著根籤道：「太爺叫拿！」眾人都呆了，眾公人便取出些鏈條，逐一鎖起來。又去周親家母頸上，解下那條鐵蛇，就把來鎖了平衣，一齊赴勾。可笑。

才逞豪強威八面，便受拘囚鏈一條。

原來周孝思在門房內，見這班人打入內室，勢頭兇猛，他三個兒子，又都在外未歸，如何抵敵，便急急出門，奔到縣裡叫喊。適值太爺坐堂，即刻出簽拘拿，因此來得這般快。

當下，公差帶到平衣等一千人，那周孝思便跪上堂去，把他們行兇的惡毒情形，向太爺哭訴。

太爺大怒，拋下一把簽來，叫把他們每人重責四十頭號再講。眾皂役便先將平衣拖翻在地，卻待行刑，來了兩個府裡承差，說有緊急事情傳縣尹去。這也是平衣等的造化。

太爺不知道上司什麼要務，不敢怠慢，吩咐且把眾人押在班房內。自己坐下轎子，立刻去上衙門。當下眾人都散。周孝思也自回家。

卻說平白見哥哥不聽他言語，放心不下，差個家人到周家去打聽。少停回來，把他們怎地吵鬧，公差怎地拘拿，告知平白。平白道：「不好了，我曉得太爺性情極剛烈，這番如何肯輕發落。」便叫：「取我公服來。」原來他家六弟兄，只他是秀才。明朝秀才極奢遮的，有什麼人情，可以見州縣官說得。

當下平白穿了藍衫，叫人跟著，到縣裡去。卻值太爺上衙門去了未回，平白便到宅門上投了揭，自去延賓館裡坐等。

少停，太爺回衙，便叫請平秀才相見。平白見過禮，敘了幾句套話，時已黃昏左側。太爺一向企慕平白品行端方，十分敬重，便留他夜飯，平白因有語言要講，也不推辭。飲酒中間，把日裡事情說起，求縣尹從寬發放。

太爺道：「年兄為此而來，本該領教。但是令兄這事，太來得不循法度了，卻有些不好從命怎處？」

平白攢著眉頭道：「公道所在，要父台在法詢情，原是難的。這都是生員的命。」便把自己何等苦口勸他哥哥，奈只是不聽，訴說一遍。道：「如今看他受刑，怎不寸心如割。」說罷，不覺垂下淚來，滴在酒杯裡。

太爺見了，心中感動道：「年兄，難得你這般友愛，下官怎不關心。你不用悲傷，但勸得周家氣平，這裡便極容易辦了。」

平白忙謝道：「即承父台美意，生員就去那邊請罪便了。」當下吃了夜飯，辭別縣尹出來，早已二鼓。連夜到周家去叩門。

周孝思卻還未睡，他三個兒子，已於那日傍晚歸家，聞了日間的事，正在咬牙切齒。忽聽見說平白在外，便一齊要趕來，把他出氣。

卻是周孝思擋住道：「你們不要造次。他家幾個弟兄，只有他是聖賢一般的人。日間的事，他必然沒分，不要錯怪了人。你們只在裡邊，待我一個出去見他便了。」

當下週孝思出來，平白見了，連忙俯伏在地道：「小弟該死。」周孝思忙跪下去扶他，他那裡肯起來，周孝思道：「老兄有甚見教，請起來坐了說便了。若是這般，不過拉小弟也跪在這裡，不成什麼事體。」

平白方才立起身來。周孝思又延他坐。平白坐在椅子上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只是眼淚像拋珠一般的滾。歇了好一回，方開口道：「小弟時來運舛，遇著家兄性情這般頑劣，今日冒犯得府上不小。小弟聞知了，這個身子，就如坐了針氈。他今被拿前去，原叫自作自受。但小弟到底是他的兄弟，何忍看他三拷六問。為此特地昏夜到來，要求老兄，在小弟面上開恩的意思。」

周孝思見是替平衣來討饒，心中老大不然，卻因他是個忠厚君子，不好怠慢，只說道：「令兄的事，已經了官，與弟商量也沒用。諒來官府，決不偏袒小弟一邊。老兄但請放心。」

平白知他怒氣未平，只得又苦訴哀求。周孝思卻只說是：「聽憑官府發落。要小弟去遞息呈，卻白覺不好意思。」

平白見他並無一些鬆頭，便又垂淚滿面，哀告道：「不瞞老兄說，方才小弟，實是先到縣裡，求過縣尊，已肯從輕發落。再得老兄能開那生門，這事就停當了。」

周孝思聽得說縣尹肯從輕發放，卻想道：做官的既已心許了他，就是明日打那班惡棍幾片板子，也是虛行功令，我卻何苦，必不肯做這人情在他面上。

便轉口道：「小弟原只怕縣尊道是今日告了，明日又要息，怪我反覆，因此躊躇。既是縣尊已肯寬鬆，又得老兄昏夜到此，小弟也何惜那一紙息呈，明日就同兄去遞便了。」

平白聽了大喜，便跪下去謝。周孝思扶住了，當下送平白出門，歸家已是四鼓。

次日，平白同周孝思去投息狀，太爺叫出平衣等一干人來，當堂喝道：「你們這班人，十分肆行無忌。本縣本待活活把來處死，卻因你兄弟平白，求得你對頭怒氣略平，因此好好的放了你們。回去以後，再是這般行為，本縣斷斷恕你們不過的。」

眾人叩頭謝了，太爺又吩咐，當堂對周孝思磕頭陪罪。眾人不敢不依，也叩了頭，各自還家。真是：

鼈魚脫卻金鉤去，擺尾搖頭不再來。

平衣回家，不但不感激兄弟救他，倒還恨他不同自己去周家吵鬧。平白也只不放在心上。過了幾時，平白的生母，生起病來死了。

平衣等該有一足年孝服，他們卻全然不遵律例，初喪頭裡，死的還未嘗入殯，平衣和兩個同母兄弟，在間壁軒裡飲酒划拳行令，歡呼達旦。腳跡也不曾到靈座前來。

平聿、平婁氣不過，要同平白去罵他們，平白道：「這是他們自沒道理，不害我什麼。就是去罵他們，他們也斷不睬，還要受他打罵哩。」兩個只得縮住了。

又過幾時，平白等要與張夫人出殯。那時甘夫人亡過多年，和平長髮的棺柩，久已安葬，平白意思，要把生母的柩來附上去。到得臨時，平衣和平身、平缶，攔住了墓門道：「這是田家的女兒，不過生前買來作樂兩年罷了，怎麼便想合厝起來？」

平聿、平婁見他們無禮已極，欲待發作，又是平白阻住。平白就另尋一塊地來，把張夫人葬了。

又過了兩月，平衣的老婆病死了，平白招呼兩個兄弟，同去拜奠。平聿道：「他們庶母都沒有在眼內，我們省得他什麼嫂嫂。這是再也不去的。」平白再說時，兩個冷笑了聲，都走散了。

平白只得獨自一個，走去哭拜，盡禮盡哀。卻聽見平聿、平婁，兩個在間壁，一個吹著笛，一個唱著曲兒，在那裡作樂。

平衣大怒，道：「這里正是哭哭啼啼的時候，他兩個倒在那廂吹唱，好沒道理。」便叫平身、平缶等去打。平白也拿了一根竹杖在前走，口裡一路大聲罵去。這不過是怕他們打得太毒，要驚走兩個的意思。

平聿聽得喊聲，向後面逃了去。平婁卻因腳上數日前被皮靴打破了，走不快，平白趕到面前，把竹杖在他肩上抽一下，道：「你怎麼不去靈前拜，倒在這裡唱曲。」

平婁還未回答，只見平衣等都到了，門門棍棒一齊上，不管他受得刑的地方，受不得刑的地方，著力亂打。

平白見勢頭忒兇惡，便橫身子過去，擋住他們。看平婁時，卻已滾倒在地，立不起來。

平衣見他攔阻，嚷道：「怎麼不容我打這個畜生？」平白告道：「他雖然不好，已經打到這般樣子，勸哥哥饒了他罷。倘然必竟還要打，兄弟情願代他受杖，卻不忍再見打他。」

平衣等聽了這話，便掄過傢伙，把平白一齊亂打，打得週身青腫，頭面上破了好幾處，流出血來，就如關夫子一般，眾人方住了手回去。

平聿歸家，見一兄一弟被打，平婁傷重了，飲食不進。只見平白到還拄了根杖，到平衣那裡去請罪。他心中沒處消那口氣，便瞞了平白，自己寫一紙狀去遞，告平衣等不與庶母戴孝。

縣裡便出差拘拿。見就是前日打周家這班人，心中惱極，便要把來重處。卻敬服平白，不知道他要怎樣辦，便差人到來，請平白去商量。

平白心內要去，無如遍身疼痛，又嫌大紅大綠的那副嘴臉，不好去見官，只得寫了一個稟貼，但哀求縣尹莫辦這事，就托公差帶回投處。

那公差問平白：「為何這般模樣？」平白不肯說，平聿卻在旁一一訴說。公差聽了，心中也甚不平。回至縣上，呈上平白的稟貼。

太爺看了，點頭道：「我原料到是不要辦的，因此去問他，不道果然。」便問公差：「他為何自己不來，卻但把稟貼交你帶來？」

公差便將平聿的話，稟告太爺。太爺聽了，怒氣填胸，立刻叫從班房裡，弔出平衣等幾個人來，喝道：「天下有這般喪盡良心、禽獸都不如的！你們不與庶母戴孝的事，且不要講。你那兄弟平白，是救你們性命的人，前番周家那案，本縣主意，要處死你這幾個敗類，若不是他來求，怎能發放你們，你們怎麼倒把他打傷了！你們這樣人，留在我地方上，天也不快活。」喝聲：「打」把一筒的簽都撒下來。

眾皂役聽得這些情節，個個不平，恨不得一板一個，結果了他們。狼虎一般的，把他們橫拖倒拽下去。

卻待打時，太爺忽轉一念道：「處死他們，原是大快人心的事。但傷了平白的心，卻不是敬賢之道。」便喝住了打，問平衣等：「你們回去，還敢欺他麼？」答道：「不敢了。」太爺袖裡摸出平白稟貼來，與他們看道：「有人告你們不服庶母的孝，本縣正待處死你們，卻是他不記恨你們不好，還出貼來討饒。我兩番留你們的命，都是為你兄弟，你們也省得些。」

三個都叩頭謝。太爺便叫放起他們，又痛罵了一場，才令回去。

那平衣等歸到家中，卻仍舊不道平白好，倒還怨他不能提防平聿告狀。這就叫：

眾生易度人難度

平聿見他們捉去縣裡，不曾吃得一下毛竹，那口氣終不出。平妻也漸漸平愈了。兩個日日埋怨平白，不該寫那稟貼縣裡去。

平白三翻四覆勸諭，他兩個都已壯年，氣性正大，那裡肯聽，和平衣那邊仇恨愈深。日常淘神費氣，平白耳朵裡聽得厭煩了，先前只耐著平衣等一邊，如今他同母的兄弟，又是這般倔強，心中好生不快。便道：「這裡難住，不如搬到別處去罷。就在離家三十里，一個平同鎮上，買所房子，帶了妻兒，擇日移居不表。」

且說平衣等。先前見平白在家，他雖然不偏護兩個兄弟，卻終覺有些兒礙眼。如今見他離了開去，越發逞強。兩個小兄弟有一毫不如他意，便登門大罵，把張夫人的頭皮都日常牽動。

平聿、平妻欲要和他們放對，又怕眾寡不敵，強弱相懸，心中懷恨已極。各買一口快利刀子，藏在衣裳底下，思量刺殺他們，卻不得其便，終日懊惱。忽一日，那被山寇擄掠去的平成，領了妻兒回來，說是尤氏已經身死，他因繫念故土，在彼逃歸。當下合族共商量個安頓他的辦法。

平衣等三個都推稱，父親在日，已把家事分定，不肯再嘔出來。議了三日，平成夫妻，父子幾口兒，飯都沒吃處。

平聿、平妻，心中暗喜，便招到他家中管待。又遣人到平同鎮上，通知平白。

平白曉得了大喜，即日率領著兒子，到來相見。就把他向日住的這邊房子，讓與平成住，又在自己和平聿、平妻的產業內，勻出一股與他。平成見他三個這般相待，好不快活。

只聽見門外喧嚷，卻是平衣等三個，同了子姪，在那裡罵道：「他既歸來，少不得有個安頓他法兒，卻要你們做好人，也不來和我們通商量，竟自分他家產業。」

平成是在山寇窩里長成的，氣性又粗，臂力又在，得了這話，大怒道：「我來到家中，飯都沒有吃處，幸得這三個兄弟，念手足的情分，各分自己財產來與我，方得存活，你們倒來放這樣屁麼！」

便虎一般趕出來，把平衣一掌，跌去足有三丈遠。平身、平缶，和那些子姪一擁上前，思量扳倒平成。怎當他水牛般氣力，把手一掠，一個個倒在地上。平聿、平妻也拿了棍棒趕出來，荷著平成的勢，將平衣等痛打。

平白捨命來勸，卻那裡勸得住。看看都被打得頭破血淋，方肯歇手。

平成不等他們告官，先自寫了狀去投遞，訴說平衣等的無禮。

太爺又差人，來請平白去商量。平白不得已，來到縣中，見了縣尹，但低頭垂淚，沒得話說。縣尹再四問他，只答道：「聽從父台公斷。」

縣尹便判平衣等，各歸出田產來。那平白等先前具已歸出得多了，又划還他們些，共作七股均分。平白卻再三不要划還，求縣尹只在平衣那邊少派些。縣尹不依。

從此平白仍住平同鎮，平成卻和平聿、平妻同居。他兩個和平成既說得來，一日談及張夫人的葬事，弟兄兩個垂下淚來。

平成道：「他們這般作為，竟是禽獸了。」便揀個日子，要把來合葬。平聿、平妻大喜，遣人知會平白，平白曉得了，星夜前來，阻擋道：「已成之局，斷不可動。陰靈必然不安的。」

平成如何肯聽，到了臨朝，傳齊平衣等，都到墳上。平成在衣裳底下，抽出一口雪也似亮的刀來，把墓前一株大樹，從上削下，鏟去了二寸來厚一張皮，指著對眾兄弟道：「那一個不披麻戴孝的，照這樣子。」平衣等都諾諾連聲的應道：「是！」安葬已畢，從此弟兄稍稍相安。

那平成性格，極是剛暴，眾兄弟略有不合他意，輕則罵，重便要打。平衣等不知被他打罵了多少，就是平聿、平妻，也有時要被罵幾句，打幾下。兩個因他為自己出了好些惡氣，再不怨他。

平成在眾兄弟內，只敬重平白一個。但憑他怎樣怒氣冲天的時候，只要平白到面前，一句說話，自然而然心平氣和下來。

平衣受不得他的打罵，時時到平同鎮去，請平白出來做和事佬。平白勸平衣盡些弟道，他自然也另眼看待的。平衣卻又不肯聽。

平白被他纏得厭煩，平同鎮住不穩，又遷到了三泊灣地方。那三泊灣是極幽僻去處，雖也屬廬陵縣管，卻離城有一百二三十里遠，從此諸弟兄的首問稀疏了。

平成在家，見眾兄弟都怕了他，他便不十分要打要罵，倒安靜了好些時節。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，這裡按下。

卻說平衣有四個兒子，長的叫立德，三的叫立言，都是正室王氏所生；第二個叫立功，第四個叫立行，乃側室全氏所出。

這弟兄四人，也學了上輩的傳頭，立德和立言做一路，立功和立行做一路，終年在家吵鬧。

平衣幾番勸他們要和氣，說道：「你兄弟雖不是一母所子，但都是我兒子，休這般分門別戶的鬧。」

四人那裡肯聽。一日，立德酒醉了，從外歸家，路遇立功，擦身走過，把肩膀一挺，意欲跌立功一交。不道立功在那裡防的，也將肩膀一迎。一個醒人，腳根是牢的；那個醉子，腳根是浮的，倒把立德翻在一條溝裡。旁邊人看見，一齊好笑起來。

立德跌這一交，酒都醒了。見眾人笑他，又羞又惱，便拾個石塊，拋過去打立功。

立功在一株樹邊，見石塊打來，把身子一閃，石塊閃過了，那頂帽子卻被垂下的樹枝兒一挑，挑上去，落在立德身邊。

立功忙上前去取，早被立德拾起來，向側旁一隻窰坑裡丟去吃屎去了。

立功當下大怒，扭住立德便打。立德也將老拳回答。立德那拳打在立功眼眶上，打得血淚迸流，立功發了狠，飛起那右腳來，恰踢中立德的陰囊，便蹲了下去，站不起來。立功也有些著急，便縮住手，走了開去。

眾人忙扶立德回家，見他面色漸漸轉青，到得家中，氣息都沒有，竟嗚呼了。

當下立德的老婆馬氏，號啕大哭，要將立功送官償命。

平衣見死的是他兒子，凶身也是他兒子，欲勸馬氏，與他私休，馬氏那裡肯聽。

立言也從旁插口道：「殺人償命，這是王法，那裡私下調停得的。」平衣只是不忍。再送立功的性命。

立言見父不肯送官，便悄悄地走出門，一逕到縣前去叫喊。縣裡便遣公差，同立言來家拿人。

平衣見事體按捺不住，只得含著眼淚，看他們把立功捉去。他愛子之心不死，一面托平身、平缶，去衙門裡使用銀子，莫令他

吃苦；一面連夜親自趕到三泊灣去，要追平白出來，知縣處說人情。

到那裡，見平白的兒子立善問時，平白卻不在家，有個朋友請他吃喜酒去了。便拉了立善，要同他到那朋友人家去尋。

立善見他慌慌張張的樣子，不知其故，問道：「伯伯為何要見父親，卻這般急迫？」平衣便對他訴說緣由，淚流滿面。

立善是和他父親一般忠厚的，並不記那前情。聽了這話，倒也著急，思量要領平衣前去，卻又想道：那邊是喜事人家，倘或見了我父親，也是不住地滾下淚來，豈不要被他家抱怨，連我父親面上都不好看。不如莫去的好。

便開言道：「伯伯星夜趕來，也辛苦了。且在這裡歇息片刻，父親酒散了，也少不得就回來的。」

平衣道：「姪兒，你不曉得我做伯伯的，猶如赤日頭裡螞蟻一般在這裡，那裡等得到你父親吃完了酒，慢慢地回來。你還是同我那邊去的好。」

立善又道：「既是伯伯這般要緊，姪兒就打發人去，請父親一聲，原說伯伯有極要緊的事，在這裡立等，請父親不要待席散，火速回來便了。」說罷便要轉身，到裡面去叫人。

平衣見他不肯同自己走，只是記那宿怨，他要裡頭去，又只道躲過他。情急了，一把抓住了他衣袖，雙膝跪下去道：「姪兒不要走。」

慌得立善連忙也跪，扶住道：「伯伯何故如此。」

平衣道：「姪兒，先前原是我淺見薄識，欺你父親和那兩個叔叔，是我該死。你今卻諸凡要看祖公公的面，我和你父親雖不同母，卻都是你祖公公的兒子，你和立功，便都是你祖公公的孫子。再不要記舊怨，快和我同去罷。」

立善見他這般行徑，便道：「非是姪兒不肯同伯伯去，實告伯伯，因那邊是喜事人家，怕伯伯見了我那父親，說得傷心，大家垂下淚來，那裡卻是忌的原故。」

平衣連聲道：「我到那就不說起，只追你父親同回來便了。」說罷，就扯了立善衣襟就走。

立善沒奈何，便同平衣出門。平衣問：「朋友人家在那裡？」

立善道：「這裡去有三里路，是個小村坊。」兩個一頭走，一頭說。

恰好那裡的筵席散得早。平白吃完了回家來，在路上撞著，平衣便一把拖住，哭訴家中事故，要他就同回去。

平白聽說，愁眉不展道：「哥哥，這裡不是說話地方，且再到兄弟家裡去。」

當下幾個人又同回來。平白歇口氣道：「我家幾個老弟兄，連年吵鬧，我原曉得這種垂淚之氣，沒有什麼好處的，卻不道做出這般事來。」

平衣道：「兄弟你也不要說了，這都是我做哥哥的不是，家教不好，今日他小弟兄也學了我，卻闖出這場大禍來，使我見了慘傷。我現身受的報應，也夠了。兄弟你也不要再來抱怨我，快同我城裡去幹事要緊。」

平白躊躇道：「哥哥不知，先前只是些弟兄不和的小事情，兄弟可以到縣尊那裡求得；今是以弟殺兄的大犯，兄弟如何好去說得。就是去說，官府也決不理的。」

平衣見他不肯去，不覺哭起來，道：「兄弟我原曉得你去求來，也不是便能安然無事，但願得免死罪受些活罪也罷了。兄弟你可憐見我連夜奔波到此，同我去去罷。」也便要跪下去。

慌得平白連忙俯伏道：「不要折殺兄弟，就替哥哥去求便了。」

當下平白不得已，同平衣下了船，取路望城中來。

且說公差拘捉立功到官，太爺見又是平家的事，又是殺兄的重犯，心中怒極，立刻坐堂，問了幾句，便丟下八根籤來，叫用力重打。

打完了四十板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太爺怒氣不解，又拋下八根籤來叫打。

當案的上去稟道：「看犯人光景，打不起了，不如且拿去收監罷。」

太爺掄起眼來道：「這殺兄的人，你還要保全他命麼？」喝聲：「只管打！」

那些皂役雖想延他的命，來生發幾貫錢使，見太爺這般發怒，卻又不敢用情，便再打了四十頭號。打得兩腿上的肉都沒有了，那口氣只剩得一絲。太爺吩咐叫且收監。

那平身、平岳趕到縣裡，見這般光景，放心不下，便用些小銀子，入監去看立功，恰好送他的終，見他已自氣絕了。牢頭禁子便報了官，著平家自來領去。

當下，平身、平岳，便同立功，去收拾那屍首，拖出了牢洞，合家啼哭，這是不消說的。

到了明日，平衣同平白回家，知道立功已被縣裡一頓板子歸結了，放聲大哭。平白勸了一回，在城耽擱幾天，自回三泊灣去不題。

且說立德的老婆馬氏，和立功的老婆金氏，見丈夫死於非命，兩下終日聒噪。

平衣心中又想，念大兒子，又不捨得二兒子，苦壞了生起病來，臥病在牀。卻又聽見兩個媳婦那淘氣，耳朵內不得清靜，家中住不得了，叫了船，到他表弟甘令人家去養病。離家卻有一百五十里遠。

平衣去了一日，馬氏在那裡罵立功。金氏正在隔壁怨命，聽見恨道：「你的丈夫死了，卻是誰的丈夫活著？」便拿了把尖刀趕轉去，把馬氏當胸就刺，那刀尖從背上穿了出來，死在地上。

金氏便撥出刀來，自己頸上一勒，喉管已斷，也死了。

家中慌做一堆，連忙去報他兩個的母家。金氏的父親，死已多年，沒得弟兄，只有個母親在家，又是久病在牀。知道這事，不過哭一場罷了。

那馬氏的父親叫馬大立，卻也不是個善良之輩。聞了那信，不勝怨恨道：「這都是平衣那該死的，家教不好，不訓誨得兒子，害我女兒這般慘死。」

便率領了四個兒子，糾合些親族，共有五六十人，趕到平家，要尋平衣出去打。

那時恰值平家一班男人，都不在家，平衣又在甘令人處，連兩個媳婦的死信，家裡怕他病中懊惱，也還未曾去通知。

馬大立和眾人，把那門窗戶闔打得粉碎，卻尋不見平衣。拿住個丫頭問他，方曉得在甘家，都道：「造化了他。」

馬大立忽想起道：「聞得他前年女兒死了，去打親家母，我何不就替周家報冤！」便和眾人搜尋他側室全氏來打。

原來躲在個櫥裡。眾人揪住了頭髮出來，也剝得赤條條，渾身上下，打個赤青，臨了來，綁他在長板凳上，揀一條大絲瓜，去塞在那話兒裡，方才一哄散去。

不多時，平家那班男人回來知道了，平成大怒道：「我家死人如亂麻，他們卻又這般來欺人麼？」

大喊一聲，提了根棍子就走。那平身、平岳、平聿、平婁，和下一輩弟兄，各各拿了傢伙跟去。

原來馬家離城有三十里，都是旱路。其時正當八月下旬，暑氣雖退，在那晴杲杲的日頭裡走，卻還炎熱。馬大立領著多人，在路上停停歇歇的步回去。

忽聽得後面發喊趕來，回頭看時，見止有十來個人，不放在心上，便都立定了腳，思量再打這幾個人來暢一暢。

不道當先這平成趕到，猶如餓虎一般，那條棍子著地一掃，便倒了他那裡十五六個人。

馬家的人見勢頭兇猛，四散奔逃。平家的人奮勇去追。平成親手捉住馬大立，便拔出小刀，把他割去兩隻耳朵，放他回家。他兒子馬奉言來救，反被立行一棒打去，打斷了兩隻腿，倒在地上。

平成等見已得了便宜，也便回家。

馬家的人見他們去遠了，方才回轉來，扛了那斷腳的歸家。連夜打發人縣裡叫喊。

縣尹聽得又是平家的事，好不著惱，立刻出差，把諸平捉拿到官，只走了一個平身。他見做公的到門，從狗洞裡爬出去，一夜內腳不離地，逃到三泊灣。

恰好平白和兒子立善鄉試回來，見了問道：「兄弟何事到此？」

平身把上項事述了一遍，道：「求哥哥再去縣裡說一個情。」

平白不悅道：「怎麼只管闖出禍來。我在這裡住得久了，與官府聲氣不通，恐怕說來無益。但願馬家兒子不死，我父子再有一個中了，這事就好料理。兄弟且在這裡住幾時看。」

平身便依言住在三泊灣。平白日裡和他共桌而食，夜裡與他同塌而眠，十分友愛。又見立善與兩兄弟是前後母的，卻一團和氣，全不似自己那般樣子，不覺感動，垂下淚來，道：「今日才曉得一向竟不是人。」

平白見他悔悟，心中甚喜，也陪他落了幾滴淚。

過了幾日，只聽見鑼聲震地，報他父子都中了。平白大喜，叫立善在家料理，自己和平身入城，去見知縣。

明朝舉人，極有聲勢，州縣官倒要讓他一步的。又幸喜馬奉言折的腿，被個名醫醫好了，便勸他家息了訟，放平成等和平白同歸家。

那時平衣病好了，也已回家。眾弟兄都愛敬平白，勸他仍來城裡同住。平白與眾弟兄焚香立誓，約今後各人改過自新，方移家到城同住，從此眾弟兄有甚事情，必來請問平白。

平成漸漸年老，氣性也漸和平，合門無事。倒連下一輩堂弟兄，也都感化得像同父又同母的一般親愛。

後來平白會試中進士，殿試後批選了知縣，自知吏才平常，求改了教。立善再下一科。點入翰林，子孫科甲連綿，卻都發那平白的一支，這便是孝友的報。